#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平恕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桀

謄録監生臣張恒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晉景楚共爭霸 厲公鄢陵之戰附

宣公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也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

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歛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之事我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歛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

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補逸　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于客客不悦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

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

蔡朝南郭偃逃歸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成公元年春為齊難故作丘甲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

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

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
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
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
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
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
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

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

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
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
其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
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
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

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

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茍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

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惟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公會晉師於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内送亦如之遂常

以葬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我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

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户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强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於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

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塈其是之謂矣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

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

使命御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於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

如楚獻捷　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

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十二月齊侯朝於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補逸　國語靡笄之役也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為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慭御人苗棼皇曰郤子勇而不知

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秋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

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於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於垂棘

宋公子圍龜為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

謀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　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　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　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三月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於鍼衛人不保説欲襲衛曰雖不

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六月鄭悼公卒　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　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　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知莊子范文子

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

可乎　七年春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秋楚子重伐鄭師於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於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

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

鄭伯將會晉師門於許東門大獲焉　秋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　九年春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强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

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子成於鄧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

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

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十二月楚

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髠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於修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為

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　夏六月丙午晉侯獳卒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郤犫來聘且涖盟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宣伯聘於齊以修前好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

十二年春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於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於瑣澤成故也 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敵於交剛 冬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

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

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冐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於赤棘　十三年六

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於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於市已巳子駟帥國人盟於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　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　夏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

之無民孰戰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夏四月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衛侯伐鄭至於鳴雁為晉故也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

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犫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

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我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

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嚻合而加嚻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

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禦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冐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吕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

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

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

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

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

補逸　國語鄢陵之役晉伐鄭荆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内憂詎非聖

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盍姑釋荆與鄭以為外患乎諸臣之內相與必將輯睦今我戰又勝荆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戰若不勝則晉國之福也戰若勝亂地之秩者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乎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邲之役三軍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國固有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不損晉

恥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雖有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恥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為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為恥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荆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於是乎國人弗蠲遂殺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厲公

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閙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韓非子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豎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

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為大戮故豎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　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冬晉侯使郤至獻楚捷於周　十七年

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宫括救晉侵鄭至於高氏　夏五月鄭大子髠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　乙酉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　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襄公十三年夏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

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臣士奇曰晉伯至景厲而愈微矣郤克徵會於齊

頃公帷婦人以觀彼自失禮耳為一笑之怒取必於其君屬甲八百乘不用之誅暴禁亂而以洩駟之怨范武子復為請老授之以政以逞其志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及其請成又不以德命東封質母鄙悖已甚義不足以服人而陰使魯衛為之辭苟且乞盟又以其所獲誇示周室致來誚讓尚得為伯討哉楚為陽橋之役以救齊遂侵魯師於蜀孟孫納賂公衡出質勢亦

棘矣楚則跛踦盡行晉亦衆倍城濮之賦未見其不敵也不能少待以迎楚之鋒而擊之為東諸侯捍患致使宗邦屈辱於蠻庭而蜀之盟蔡許秦宋陳衛鄭齊諸國儼然戴嬰齊以為從約長蔡伯許男失位而乘楚車鞌之戰所以挑楚怒而速諸姬之禍也奄然誇戰勝受三命之賞不亦誣乎至若晉既勝齊命反諸侯之侵地汶陽歸魯魯君實勞玉趾親拜嘉惠弗可改也已復有韓穿之貳命俾

歸諸齊七年之内反覆如掌自是諸侯解體共不直晉蒲之口血奚益乎惟桑隧旋師戒心遷戮庸韓范之老謀收從善之勝算獲申驪止沈揖一時所以制敵者差强人意而晉復使申公巫臣如吳以謀楚益見其患楚深而楚勢張矣然楚以重賂求鄭鄭不擇音而請成於楚曷亦修德待時以柔之可也銅鞮之執何為者執君不已又伐其國又戮其使不已甚乎秦狄交伐而諸侯皆貳職此之

由景公既卒厲公嗣立追鍾儀之夙約合華元之好成西門之壇未掃南冠之詛益甚及至鄢陵幸勝志盈氣驕外患寧而内憂作諸侯離叛曽莫能訓定首止汝上之間紛紛多故然後知范文子釋楚外懼之言炳如龜著也厲之侈虐百不如共有一范文子而不能用此伯業所以中微也歟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詹事府詹事高士奇撰

秦晉交兵

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　七年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宣子與諸

大夫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賔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八年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

晉取北徵　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

趙穿追之不及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宣公元年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二年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成公九年秦

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　十一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

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靖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

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揺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

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

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　襄公九年夏秦景公使士雃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　十年晉荀罃伐

秦報其侵也　十一年十二月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二年冬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宫懿

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

延之役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宫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　十九年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二十五年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

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

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補逸 國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為太傅實賦禄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禄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

其鈞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乃鈞其祿

楚辭注秦伯有醫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五年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六年大夫如秦

葬景公禮也

臣士奇曰秦晉兵交自敗殽以至令狐自令狐以至遷延之役曲直各有攸歸而論其始禍則晉實負秦秦無負於晉也夫殽陵覆師其怨最為慘痛取王官及郊封尸而還不足以報匹馬隻輪之萬一柰何又有刳首之敗耶故論秦晉之曲直譬如讞獄殽其初案也令狐其轉案也然而令狐之舛亦甚矣靈公雖幼冢嫡也襄公手挈而授之宣子

言猶在耳先君之肉未寒也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晏然無事者且盾非趙氏之孫耶無亦惟是諸大夫相與輯睦輔以成立何所見而別求長君大昧奕者舉碁之義矣至秦雖抉其蟊賊以來遣一介行李婉言謝過秦未必不聽不聽而後閉關以拒之受固為賓不受亦豈即為寇潛師夜起一鼓而創之何以對賈季又何可使聞於天下諸侯乎自是少梁北徵羈馬河曲之兵至於膠葛而不可

解秦固難免遂非之罪而晉之不韙如水益深矣至魯宣元年晉欲求成於秦毋亦悔禍之延而有悛心何惜披露肺腑申以約誓乃復崇詐術攻與國以挑秦怒秦肯降心乎圍焦所以報崇也會狄伐秦所以報焦也輔氏之次報伐也敗而又報遂合白狄以來秦之已甚惟此一役耳其餘則一彼一此往來相當而未見晉之肯為秦弱也至令狐為成臨河不濟後此呂相以是為秦罪然安知秦

之不以晉欲殺陵我也令狐我也虎狼甚於秦而欲秦無不信之心難矣由是歸而背成晉使呂相貽書聽其辭泰若無以自解者先儒謂其書中多所文致而秦之報書亦不傳秦其無人也耶自是麻隧再報而士雅乞南郢之師荀罃報侵而庶長奏于櫟之績迨至十三國連兵以伐荀偃一令馬首遂東秖成遷延之役晉亦少倦而秦不復報矣韓起伯車使命交通后子歸而好成景公葬而禮

厚然後舉敗殽令狐以來數十年之夙怨涣然交
釋君子取其不以凶終而未嘗不恨晉之兩為禍
始也

左傳紀事本末卷二十八